

## 科普文学

## 与蜂共舞

罗毅

初尝蜂蜇的味道,尚在孩童。野外玩耍,你好奇地追赶拍打停歇在树枝上的蜂,换来的是锥心刺骨般的蜇。顷刻间,食指红肿。是妈妈抱着疼痛得龇牙咧嘴的你,找到正在哺乳的邻居阿姨,央她挤出洁白的乳汁擦拭,才止住了你的恸哭。

正是那一蜇,在你刚刚开始记事的脑子里,生成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要乱动手脚。无缘无故侵犯他人,终归要付出代价。即便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蜜蜂,若受到外来的无端袭扰,它也会不顾性命反戈一击。

蜜蜂会蜇人,还会采花酿蜜。其他的,你不明就里。

多年以后的今天,你沉迷于金佛山秀美风光,被北坡半山腰处简搭窝棚栖居的养蜂人所吸引。第一时间,你停车坐看养蜂人。见白发苍苍的养蜂师傅奔忙如一只工蜂,从密林深处的蜂箱里取来蜂巢,用锋利的长刀轻轻割开淡黄色蜂面,万千蜂房中金亮亮的蜜便涌而出。置巢于蜂桶中,听轰隆隆摇蜜的声音响起,快乐地神情便荡漾在养蜂人的脸上。而那成千上万只于林地中嗡嗡飞舞的蜜蜂,铺天盖地,奏响天籁一般的奏鸣曲。

这就是蜂蜜的生产过程。

这就是看似渺小却不可思议的金色蜜蜂。

你能看见它的翅膀扇动吗?不能。蜜蜂扇动翅膀,每秒钟竟高达200至400次。岂是人的肉眼能够分辨?!你能清晰地捕捉它的飞行轨迹吗?不能。借助5只复眼和3只单眼,蜜蜂的视角几乎达到360度,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一览无余。在这样的视

域里,蜜蜂自由飞翔,时速高达40公里,即便是浑身沾满花粉负重而归,时速也能达到20公里以上。

而蜜蜂酿蜜之艰辛,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工蜂们来回飞行,不知疲倦地采集花蜜,送回蜂房。就一只蜜蜂来说,终其一生,也只能吐出0.6克花蜜。资料显示,酿吐一公斤蜜,工蜂们要吮吸3333朵花蕊,用上33333个工作小时。在付出如此辛劳的前提下,蜜蜂们又得到了多少回报呢?仅仅一汤匙蜂蜜,便是它环绕地球飞行一圈的足够的食粮。更让人扼腕的是,蜜蜂生命极其短暂,短暂得让人想到昙花一现——在冬季,工蜂寿命6个月;到了夏天,采蜜不止的精灵,寿命就缩短到38天……

当金佛山上的养蜂人把甜丝丝的蜂蜜灌装于瓦罐中的时候,你已经看得入神,根本不知道额头已经被飞舞的精灵蜇出一个黄豆大小的包来。人生第二次品尝被蜂蜇的味道,你已不觉疼痛,反倒出现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两分钟过去,周身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舒适感。于是你得意洋洋地说,有种的,再来一口。

养蜂人见你喜欢蜜蜂,索性停了手中的活,席地而坐,燃烟在手,絮絮叨叨,带你走入陌生的蜜蜂王国。

蜜蜂,通常指的是西方蜜蜂和中华蜜蜂。它们是人类的朋友。作为授粉昆虫,它们为农作物、果树、牧草和中药植物传授花粉——世界上76%的粮食作物和84%的植物,基本上依靠它们来授粉。蜜蜂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只能再活四年。

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说假如没有蜜蜂传授花粉平衡生态,那么植物的授粉就会受到影响,植物就会由种类众多的杂木林向单调的松杉林转化。更可怕的是,如果蜜蜂消失,那么所有需要蜜蜂授粉的植物就面临绝种,紧随其后灭亡的,就是以这些植物为生存源的动物,再跟进一步,就是食物链的层层断裂,最终影响到人类生存。大科学家发人深省话语背后的深刻含义就是——生态环境中无论多么微小物种的消失,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某一个物种消失,至少会对其所处生物链前后物种,甚至人类和整个自然界产生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但不显现,就代表不存在吗?

与蜂共舞,形象、贴切。回味蜜蜂短暂的一生,你默默首肯。

蜜蜂圣洁,吃的蜂粮,吐的蜜浆。成天奔波劳碌,终生劳作不息,为人类贡献出蜂蜜、蜂王浆、蜂毒、蜂胶、蜂花粉和蜂蜡。这些蜂产品,蜂蜜是常用滋补品,有“老年人的牛奶”美称。蜂花粉是“微型营养库”。

## 重庆重庆

邓钦文

你要写重庆就不能只写重庆  
你要写巴渝东望尽波澜  
你要写满城灯火映江暖  
你要写鳞次栉比的高厦  
你要写拥抱回环的群山  
你要写钢筋混凝土与满城榕树  
你要写九曲十里弯与爬坡上坎  
你要写磁器口的青石板  
你要写不眠不休的南滨长廊  
你要写横亘错杂的大桥立交  
你要写沿崖而上的山城小巷  
你要写如雷贯耳的划拳酒令  
你要写热气蒸腾的红油火锅  
你要写耿直义勇的袍哥文化  
你要写烈火燎原的红岩革命

你要写重庆就不能只写重庆  
你要写这魔幻之都与不眠之城  
你要写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  
你要写穿行在十八古梯的棒棒军  
你要写光着膀子下象棋的老头儿  
你要写重庆就不能只写重庆  
你要写“除却巫山不是云”  
你要写“千里江陵一日还”  
你要写“巴山夜雨涨秋池”  
你要写“思君不见下渝州”  
你要写那跨越千年的对望与回响

你要写重庆就不能只写重庆  
你要写这座重创之下的城  
你要写那灼烫的气温  
你要写干涸的嘉陵江  
你要写爆燃的山峦  
你要写肆虐的疫情  
你要写断电的楼宇  
你要写歇业的工厂  
你更要写这里万众一心  
你更要写这里的人赴汤蹈火

你要写重庆就不能只写重庆  
你要写喜乐 亦要写无常  
你要写孤孑 亦要写倔强  
你要写万家安稳  
你要写行千里 致广大  
你要写在这座浪漫又热烈的城里  
上演着坚决与果敢 平凡却伟大

## 今非昔比

莫测

据权威机关测定:我国从2022年6月13日开始以来的区域性高温强度,已经达到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也就是说,有气象记录以来,今年的夏天之热,创作了历史新高纪录。

那么,1961年究竟热到了什么程度呢?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刻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却清晰如初。

如今,吞儿角角,遍地都草木繁茂,欣欣向荣,尤其是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还多。可是,当年我们那个幽(地方)已经少见杂草了,不是被铲去当了肥料,就是被太阳晒枯了。举目望去,漫山遍野都像西北的大沙漠,光秃秃,黄橙橙的。要割一背兜喂牛羊的青草,跑上五六里路也未免能如愿以偿。于是,我们就把镰刀挥向了竹叶、蔓藤,直至树枝。最后连蔬菜、红苕藤都遭了殃。

我们老宅子后面有一坡茨竹林,看着看着,那竹叶就开始萎缩、卷曲、泛黄、发白,最后竟然像得了绝症,竹叶从头至尾全部垮落于地。没了水喝的竹子,很快就成片成片地渴死了。婆婆伸出青筋暴绽的手摸着一根根天折的竹子,望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

满脸都是可惜、沉重和痛心的神色。她多么渴望来一场大雨啊。

秧苗刚刚分蘖,水田里的水就被蒸发了,随之就开起了指拇宽的裂缝,鱼、虾、黄鳝等生物急急忙忙往有水的低洼处逃跑。跑不了的,或者被活活晒死,或者被捕捉,或者钻进稀泥巴躲了起来。一场大雨之后,泥鳅、黄鳝马上钻出洞穴享受雨水。此时此刻,正是我们捉拿它们的好机会,因为田泥板结,它们无路可逃,我们把双手伸进泽缝往中间一合,就把它们乖乖地抓住了。

我们家乡有条名叫天灯河的小溪沟,为了抗旱保苗,溪沟里的水或抽或挑或开渠流放,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些较浅的地方,已经露出了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河床,于是我们就大胆地去溪沟里捉河虾、水蜈蚣,以及抓螃蟹、捡螺蛳、觅河蚌等。尽管大多时候空手而归,我们还是常常去,总希望有所收获。

在溪沟旁边,有一口大水井,里面的饮用水是随着溪水的多少而增减的。溪水少,井水也少。有一天,月亮还挂在树梢,父亲就出门去排队挑水了。可是,当他排到井口边时,井里已经没水了。于是,父亲就去溪沟里舀了半桶浑水回去。婆婆没有责怪父亲,晚饭后,她放下筷子,跛着脚尖脚,拉着我与她一道去井边排队候水了。

我们院子前面有口大堰塘,以前是我们小朋友们打水仗、玩水漂和钓鱼的好地方。随着旱情的不断加剧,田里土里都需要水,没过多久,堰塘就与溪沟一样,里面的水很快被一抢而空了,只剩下几根奄奄一息的枯荷。儿时的童趣,也随之被枯竭。

玉米还没有完全灌浆成熟,玉米秆就被晒干、晒死了。风调雨顺之年,是用脱粒的玉米做馍馍。那年,是用菜刀把玉米与玉米芯切成小节,一同磨了之后做的馍馍。吃在嘴里,像掺合了粗粮一样,满口钻。

今年,比1961年的旱情严重得多。但是,并没有出现那样的苦日子,这不能不说今非昔比啊。

## 落叶

黄元标

并不是自愿  
完全出于无奈  
没有你描写的那样美好  
没有唱过爱的歌谣

总要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还好,有风作伴  
也没有什么好张扬

叶落总要归根  
自然规律无法改变  
即使与泥土融为一体  
最终也能享受春天